

壹、前言

1984年，在〈人乘佛刊〉撰寫「佛經字音辨正」專欄時，我曾簡單介紹《維摩詰經》的主旨係「彈偏叱小，嘆大褒圓」，可惜當時甫出家，教史不懂，教理不通，對佛法的流變毫無所知，也沒讀過四部《阿含經》，所以看不出《維摩詰經弟子品》有何問題，直到去年，黃居士來訪時告知：「他讀了《阿含經》後，發現《維摩詰經》嚴重貶損佛陀的十大弟子，與事實差距甚大。」因此我才重新思考《維摩詰經》中有關教理的問題。

另外，已退休的高中老師何老師說：「維摩詰居士真了不起，在家居士能修得那麼好！」然而根據經文，維摩詰「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」(T.14, 539a)，可見他已究竟解脫，果位比三果阿那含(Anagamin)還高，又從他所示現的「神通」來看，他的「神通」比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大阿羅漢更高一籌。

然而，比大阿羅漢境界更高的只有兩種人，一個是佛陀，一個是辟支佛。根據原始佛教的教義，只有「一佛出世」，不可能有兩尊佛同時出現世間；而只要有佛陀出世，所有的弟子皆因聽聞佛陀說法而證悟，即是所謂的「聲聞」，所以也沒有「無師自悟」的辟支佛。例如在《增一阿含經》卷五第6經(乞食不擇貧富)中提到：

世尊告曰：「迦葉！汝今年高長大，志衰朽弊。汝今可捨乞食，乃至諸頭陀行，亦可受諸長者請，并受衣裳。」迦葉對曰：「我今不從如來教，所以然者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然辟支佛盡行阿練若¹，到時乞食，不擇貧富，一處一坐，終不移易，樹下露坐，或空閑處，著五納衣，或持三衣，或在塚間，或時一食，或日中食，或行頭陀，如今不敢捨本所習，更學餘行。」

(T.2, 570b)

由上可知，若佛陀未出世，迦葉尊者將成為辟支佛，而維摩詰居士既未成佛，不是辟支佛，亦非阿羅漢，因為阿羅漢不可能「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」²(T.14, 539a)，而在家居士的最高果位是三果阿那含，由此可知「維摩詰居士是何果位」已不言可喻。³

¹ 阿練若(Arañña)：或譯為「阿蘭若」，指曠野，林野。

² 在四部《阿含經》和南傳大藏經的五部《尼柯耶》(中部、長部、增支部、相應部、小部)均無阿羅漢娶妻之事，只有三果阿那含才可能「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」。

³ 根據本經〈阿闍佛品第十二〉記載：「是時佛告舍利弗：有國名

接下來將探討《維摩詰經》成立的年代與宗旨。

貳、《維摩詰經》成立的年代與宗旨

一、《維摩詰經》成立的年代

凡是熟諳《印度佛教史》的人都知道，佛法的流變大致可以分為原始佛教（Early Buddhism）、部派佛教（Abhidhamma Buddhism）⁴、初期大乘佛教、中期大乘佛教、後期大乘佛教、秘密大乘佛教，而印順導師的分法則略有不同，他是從「佛法、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，而演進到初期大乘佛法、中期大乘佛法、後期大乘佛法、秘密大乘佛法」。

根據佛法的流變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內容來判斷，本經約成立於西元一世紀頃，為繼般若經之後的初期大乘經典，本經在印度曾盛行一時，且《大智度論》等論典常引用之。

東漢末年的支婁迦讖（147~?）未曾翻譯《維摩經》，到了三國時代的支謙時才譯出，本經的成立可能比《般若經》和《阿閼佛國經》還晚。⁵

二、《維摩詰經》的宗旨

《維摩經》，又稱《維摩詰經》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梵名 Vimalakīrti-nirdeśa-sūtra，據歷代之經錄記載，《維摩經》之漢譯本有七種，而今只有三種譯本，其餘已佚失，這三種譯本即：（一）維摩詰經：三國時代，支謙譯，為現存最古之漢譯本。（二）無垢稱經：又稱《說無垢稱經》，凡六卷，玄奘譯。（三）維摩詰所說經：凡三卷，計十四品，為鳩摩羅什於弘治八年（406）所譯，收在大正藏第十四冊。

若論翻譯之精確，則以玄奘譯本為冠；若論譯文之優美，則推鳩摩羅什譯本，其譯筆流麗，為古來佛典文學中之優秀作品，而諸譯本中又以鳩摩羅什譯本流通最廣。

妙喜，佛號無動，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。」（T.14, 555b）
維摩詰本是阿閼佛的妙喜國人。」「阿閼佛」和「妙喜國」在四部《阿含經》和南傳大藏經是找不到的。

⁴ 「從教理的立場來看，部派佛教被稱為阿毗達摩（論藏）佛教，部派佛教與原始佛教的性質大不相同，因此區分為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。」請參閱平川彰著《印度佛教史》322頁，顯如法師、李鳳媚譯，慈善精舍出版。

⁵ 請參閱平川彰著《印度佛教史》322頁。

《維摩詰經》是以「說空」知名的經典，而且宣說「入不二法門」，並以「維摩一默」⁶來表示。本經旨在闡述維摩詰居士所證之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故又稱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。

根據本經，維摩詰居士為印度毘耶離城的長者，在「弟子品、菩薩品、文殊師利問疾品」中，維摩詰稱病，「寢疾于床」，欲令佛陀派遣諸比丘及諸菩薩前往探視，經中維摩詰與十大弟子，以及文殊師利等菩薩反覆論說佛法，因成此經。

然而平川彰指出：「大乘佛教似乎以在家菩薩較具勢力，《維摩經》中是維摩居士說法，《郁伽長者經》舉出郁伽長者、法施長者等十位大長者；《般舟三昧經》列舉寶得離車子、善商主長者等五百長者，這些長者未必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。」⁷而事實上，在南傳大藏經和屬於早期佛教的四部《阿含經》也查無維摩詰此人。

《維摩詰經》有兩處非常特殊：第一是沒有加上「佛說」，這在大乘經典中是特例，一般經典通常會冠上「佛說」某某經，而《維摩詰經》卻是維摩詰所說經。第二《維摩詰經》敘述維摩詰居士教導佛陀的十大弟子與諸大菩薩如何修行，這是很奇怪的事，竟然由居士來教導大阿羅漢等出家眾，以及文殊師利等大菩薩，好像是反過來，與事實不符。

此外，在《維摩詰經》中有許多驚「僧」駭「俗」的言論，讓僧俗二眾驚訝的「菩薩行於非道」與神通變化。例如，在〈佛道品〉中提到：「在欲而行禪，希有亦如是；或現作婬女，引諸好色者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道。」(T.14, 550b)

另外，〈佛道品〉中又敘述：

爾時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云何通達佛道？」

維摩詰言：「若菩薩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菩薩行於非道？」

答曰：「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，至于地獄無諸罪垢，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，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；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；示行貪欲，離諸染著；示行瞋恚，於諸眾生無有恚闕；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；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，不惜身命；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，乃至小罪猶懷大懼；示行瞋恚而常慈忍；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示行亂意而常念定；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，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，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，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；

⁶ 請參閱本經「入不二法門品」：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時維摩詰默然無言，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(T.14, 551c)

⁷ 請參閱平川彰著《印度佛教史》358頁。

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，不隨他教；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，**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**，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，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，以自莊嚴。…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，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，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。文殊師利！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」(T.14, 549a)

這些「菩薩行於非道」的言論與四部《阿含經》和南傳大藏經的教理大相逕庭，而佛陀時代「守護六根，正念正知，修習四念處、四正勤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知、八正道」的比丘僧是不可能「行於非道」的。

此外，〈弟子品〉中記載：「迦葉！若能**不捨八邪**，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」等句，與「菩薩行於非道」的意涵雷同。

另外，經中所敘述的許多「神通變化」也讓人驚嘆，這種神通變化與我們所認知的佛法有極大的差距，例如本經〈見阿閼佛品第十二〉中提到：

於是維摩詰心念：「吾當不起于座，接妙喜國鐵圍、山川、溪谷江河、大海泉源、須彌諸山，及日月星宿、天龍鬼神、梵天等宮，并諸菩薩聲聞之眾、城邑聚落、男女大小，乃至無動如來，及菩提樹、諸妙蓮華，能於十方作佛事者。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，以此寶階諸天來下，悉為禮敬無動如來，聽受經法；閻浮提人，亦登其階，上昇忉利，見彼諸天。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，上至阿迦膩吒天，下至水際。以右手斷取，如陶家輪，入此世界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。」

作是念已，入於三昧，現神通力，以其右手，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。彼得神通菩薩，及聲聞眾，并餘天人，俱發聲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誰取我去，願見救護。」無動佛言：「非我所為，是維摩詰神力所作。」其餘未得神通者，不覺不知己之所往。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，於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無異。

這種神通變化實在讓人佩服作者的想像力。在《清淨道論》第十二〈說神變品〉中敘述三種神變：1. 決意神變，2. 變化神變，3. 意所成神變。其中「決意神變」又分為十種（1）一身成多身神變（2）多身成一身神變（3）顯現神變（4）隱匿神變（5）無障礙神變（6）地中出沒神變（7）水上不沉神變（8）飛行神變（9）手觸日月神變（10）身自在神變。

另外，在《清淨道論》第十三〈說神通品〉⁸也提到五種神通，如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住隨念智」等，這兩品列舉了許多精彩的故事，讓人嘆為觀止，而這些大阿羅漢的神通、神變，與維摩詰居士的「將妙喜世界移入此土，而不增減，於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無異」相比較，實在相形見绌。

⁸ 請參閱《清淨道論》第十二〈說神變品〉、第十三〈說神通品〉，360~399 頁。

另外，本經的旨趣之一在「發菩提心」，讓所有聽法者皆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⁹心，而非解脫、證果，本經共十四品，其中十一品有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的記載，茲摘錄如下：

1. 爾時長者子寶積，說此偈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五百長者子，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(T.14, 538a)
2. 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，皆得無生法忍，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39a)
3. 「諸仁者！欲得佛身，斷一切眾生病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如是長者維摩詰，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，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39c)
4. 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0a)
5. 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1b)
6. 時二比丘疑悔即除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願言：「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。」(T.14, 541c)
7. 維摩詰言：「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」爾時三十二長者子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1c)
8. 說是法時，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3a)
9. 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婆羅門眾中二百人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4a)
10. 城中一最下乞人，見是神力，聞其所說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4a)
11. 說是語時，文殊師利所將大眾，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6a)
12. 大迦葉說是語時，三萬二千天子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47a)
13. 有諸天子皆號香嚴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(T.14, 552a)
14. 維摩詰、文殊師利，於大眾中說是法時，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。(T.14, 553b)
15. 現此妙喜國時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¹⁰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皆願生於妙喜佛土。(T.14, 555c)

⁹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（巴 anuttaram sammāsambodhim ；梵 anuttarāṃ samyak-sambodhim）：即無上正等正覺。

¹⁰ 那由他（Nahuta）：一萬，萬數。

由上可知，在本經中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、發願要成佛者，多達數十萬人，只是這些發大心要成佛者，不知是否依舊流浪生死，早已退失菩提心？因為除了彌勒菩薩必定成佛外，沒有人知道下一尊佛是誰。

此外，本經係根據般若經「空」之思想，透過維摩詰與文殊師利等菩薩討論佛法之方式，來宣揚大乘佛教及菩薩行。例如，在〈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〉中提到：

維摩詰言：「諸佛國土亦復皆空。」

又問：「以何為空？」

答曰：「以空空。」

又問：「空何用空？」

答曰：「以無分別空故空。」

又問：「空可分別耶？」

答曰：「分別亦空。」

又問：「空當於何求？」

答曰：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（T.14, 544c）

同一品中又提到：

「我及涅槃，此二皆空，以何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，無決定性，得是平等，無有餘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。」（T.14, 545a）

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，是菩薩行。」（T.14, 545c）

此外，在〈入不二法門品〉中，亦多處談及「空」義，茲不贅述。本經的旨趣除了「說空，彈偏叱小，嘆大褒圓」外，並積極的勸所有聽聞佛法者「悉發菩提心」，至於如何修行，如何斷煩惱，如何圓滿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，非本經重點，所以隻字未談。

讀《維摩詰經》，讓人佩服作者深厚的文學素養，而作者豐富的想像力也讓人驚嘆，無怪乎唐朝的詩人王維（字摩詰），對維摩詰居士甚為景仰，並以「維摩詰」為名，為字。

貳、弟子品考論

一、維摩詰教舍利弗尊者宴坐

根據〈弟子品〉的記載，由於維摩詰居士「寢疾于床」，並自念：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」佛知其意，於是先派遣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前往

問疾，舍利弗說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」原因是舍利弗曾在林中宴坐，那時，維摩詰居士來告訴舍利弗尊者：「不必是坐為宴坐也。」並教導他當如何宴坐，原文如下：

「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，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，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」時我，世尊！聞說是語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，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(T.14, 539c)

有關這段經文，林崇安教授在〈漢地禪宗禪法的建立略探〉一文中解說如下：

於此經中，維摩詰居士所說的是菩薩的禪法，菩薩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無時不在定中，認為 1. 聲聞的禪法，獨處林間空閒，此即於三界現身意。菩薩的禪法，沒有時空的約束，所以說：不於三界現身意，如此方為宴坐；2. 菩薩的禪法，於四威儀中，沒有所謂的起不起滅定而現四威儀；3. 菩薩的禪法，是內心不捨道法，而可外現凡夫事；4. 菩薩的禪法，是心不住於內六根，也不住於外六塵；5. 菩薩的禪法，是了知諸見（六十二邪見）虛妄，心不動搖，當下即是修行三十七道品；6. 菩薩的禪法，超越煩惱與涅槃，是為宴坐。此經顯示出，維摩詰居士所說的菩薩禪法是超越了聲聞的禪法。¹¹

上述經文提到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。」涅槃意指「痛苦煩惱的止息」，「不斷煩惱」的凡夫是無法入涅槃的，內心充滿煩惱的人是無法入定的，必須具足「尋、伺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（住心一境）」五禪支才能入住初禪。

事實上，在佛陀時代，戒、定、慧三學中的「定學」——止禪與觀禪是比丘每天必修的功課，所以在《阿含經》中一再的提到：佛陀在世時，比丘們「晡時，從禪覺」，即佛陀與弟子們，在傍晚時從禪定中出定。

至於如何修習禪定，佛陀在《沙門果經》¹²、《布吒婆羅經》¹³以及《雜阿含經》等經典中，對修習四禪八定有詳細的解說，例如，在《雜阿含 474 經》中，佛陀告訴阿難尊者：如何透過修習四禪八定而達到「漸次諸行止息」。

¹¹ 〈漢地禪宗禪法的建立略探〉刊載於〈法光〉雜誌 207 期，2014 年 6 月出版。

¹² 沙門果經 (Samaññaphala Sutta)：南傳上座部佛教《巴利大藏經》中的《長部》第二經，本經在北傳佛教的相對應經典為《長阿含》第 27 經《沙門果經》。

¹³ 布吒婆樓經 (Poṭṭapāda-sutta.)：此經相當於《長阿含》第 28 經《布吒婆樓經》。Ayya Khema 著的《何來有我——佛教禪修指南》對《布吒婆羅經》有精闢的解說，對禪修有興趣者，不妨參閱。《何來有我——佛教禪修指南》慈善精舍，於 2010，5 月出版。

佛告阿難：「初禪正受時，言語止息；二禪正受時，覺觀（尋、伺）止息；三禪正受時，喜止息；四禪正受時，出入息止息；空入處正受時，色想止息；識入處正受時，空入處想止息；無所有入處正受時，識入處想止息；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，無所有入處想止息；想受滅正受時，想.受止息：是名漸次諸行止息。」（T.2, 121b）

由上可知，佛陀所教導的禪法是有次第的，是漸進的，必須在林間、樹下等空閑處宴坐，而《阿含經》也常常提到：「世尊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乞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持尼師壇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布尼師壇，坐一樹下，入晝正受。」¹⁴世尊經常「入晝正受」，意指佛陀在白天，於一樹下入「正受」¹⁵，而非「沒有時空約束」的宴坐。

另外，只有「定圓滿」能入滅盡定（滅受想定）的三果阿那含和四果阿羅漢才能「不於三界現身意」，而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，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」的菩薩禪法，華而不實，不切實際，無法在日常生活中修習，所以在屬於早期佛教的四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陀從未教導過「菩薩的禪法」，因為沒有次第，無法解脫、證果。

此外，在《中阿含》舍梨子相應品的《師子吼經》¹⁶中提到舍利弗尊者向佛陀告假，因為他想要「遊行人間」，原文如下：

尊者舍梨子舍衛國受夏坐訖，過三月已，補治衣竟，攝衣持鉢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於舍衛國受夏坐訖。世尊！我欲遊行人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舍梨子！汝去，隨所欲，諸未度者當令得度，諸未脫者當令得脫，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。舍梨子！汝去，隨所欲。」（T.1, 452c）

佛陀要舍利弗廣度眾生，「諸未度者當令得度，諸未脫者當令得脫，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。」佛陀時代的聲聞僧、大阿羅漢，豈是「自了漢」，沒有這些「聲聞僧」的弘揚佛法，佛教是無法傳到數千里外的中國的。

在《師子吼經》中記載：「有一梵行，在於佛前，犯相違法，白世尊曰：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，遊行人間。」這是無中生有的毀謗、妄語，嚴重詆毀舍利弗，所以佛陀請舍利弗在大眾面前替自己辯解「並未輕慢於人」。舍利弗的答辯頗長，茲摘錄如下：

¹⁴ 見《雜阿含 1108 經》，T.1, 291b。

¹⁵ 正受（samāpatti）：或譯為「等至」，samā 是「正」；patti 是「獲得、達到」。正受：指進入初禪以上之定境。

¹⁶ 《師子吼經》：見《中阿含 24 經》，T.1, 452 頁。

世尊！猶若如地，淨與不淨，大便小便、涕唾悉受，地不以此而有憎愛，不羞不慙，亦不愧恥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心如彼地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世尊！若無身身念者，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。世尊！我善有身身念，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？

世尊！猶若如水，淨與不淨，大便小便、涕唾悉洗，水不以此而有憎愛，不羞不慙，亦不愧恥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心如彼水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世尊！若無身身念者，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。世尊！我善有身身念，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？

世尊！猶若如火，淨與不淨，大便小便、涕唾悉燒，火不以此而有憎愛，不羞不慙，亦不愧恥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心如彼火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世尊！若無身身念者，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。世尊！我善有身身念，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？

世尊！猶若如風，淨與不淨，大便小便、涕唾悉吹，不以此而有憎愛，不羞不慙，亦不愧耻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心如彼風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世尊！若無身身念者，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。世尊！我善有身身念，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？（T.1, 453a~b）

由上文可知，舍利弗尊者的心是多麼清淨，舍利弗是具足七清淨¹⁷的聖者，是「戒、定、慧」圓滿具足、智慧第一的大阿羅漢，豈有「不知如何宴坐」之理。

二、維摩詰教目犍連尊者如何說法

接著，佛陀要目犍連尊者去維摩詰處問疾，目犍連亦回以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」因為目犍連曾在毘耶離大城為諸居士說法，那時，維摩詰告訴他：「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」維摩詰居士教導目犍連尊者當如何說法，茲摘錄如下：

「大目連！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夫說法者當如法說，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；法無壽命，離生死故；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；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；法離於相，無所緣故；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；

¹⁷ 七清淨：指 1.戒清淨、2.心清淨、3.見清淨、4.度疑清淨（沒有疑惑）、5.道非道智見清淨，6.行道智見清淨，7.智見清淨。請

參閱《增一阿含》卷三十三，第 10 經（舍利弗問滿願子七清淨道），T.2, 734~735 頁，以及《清淨道論》437 頁，慈善精舍，2011，3 月出版。

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；法無形相，如虛空故；法無戲論，畢竟空故；法無我所，離我所故；法無分別，離諸識故。…法無生滅，法無所歸。法過眼耳鼻舌身心，法無高下。法常住不動，法離一切觀行。唯！大目連！法相如是，豈可說乎。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無聞無得。…以大悲心讚于大乘。念報佛恩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」我無此辯，是故不堪任詣彼問疾。(T.14, 540a)

「法」的巴利文是 Dhamma，梵文是 Dharma，音譯為「達摩」，意指教義、自然、事實、真理。Ayya Khema 在《何來有我——佛教禪修指南》中提到：「當 dhammas 中的 d 和 s 是小寫時，指現象；當 D 是大寫而沒有 s 時，指佛陀的教法 (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)、真理或自然的法則。」¹⁸

佛陀所說的法，不外四聖諦與三十七道品¹⁹，這些「法」是告訴弟子世間的真相，以及如何修行才能究竟解脫。佛陀是指路者，指出邁向涅槃城的道路，並教導修行的方法，依教奉行的弟子，自然能解脫、證果。

上述經文，維摩詰說：「法無生滅」。凡是有為法皆是生滅法，有生必有滅，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」，這是佛陀親口宣說的，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。維摩詰說的「法無生滅」，這種「法」，與佛陀所說的「法」大相逕庭。

維摩詰又說：「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。」若果真「說法者，無說無示」，而「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」，則佛弟子將不知如何圓滿八正道，亦不知如何修行才能究竟解脫。

記得有人問佛陀：「外道可否證得阿羅漢果？」佛陀說：「只要圓滿八正道，即可究竟解脫。」八正道中的正業、正命、正語屬於「戒」學；正定、正念屬於「定」學；正見、正思惟、正精進屬於「慧」學。要圓滿八正道，不聽聞佛法，如何能有「正見」？如何能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？

維摩詰所說的「法」，空有理論，如鏡花水月，華而不實，非關生死，無益解脫，只能欣賞而無法實踐。

另外，在《雜阿含 1176 經》中記載，佛陀因為「背疾」，請目犍連代為說法，茲摘錄如下：

爾時，世尊知釋氏去已，告大目犍連：「汝當為諸比丘說法；我今背疾，當自消息（休息）。」時大目犍連默然受教。…爾時，大目犍連語諸比丘：「佛所說法，初、中、後善，善義善味，純一滿淨，清白梵行。我今當說漏不漏法，汝等諦聽！云何為漏法？…我親從世尊面受此法，是名無漏法經。」

¹⁸ 《何來有我——佛教禪修指南》193 頁。

¹⁹ 三十七道品：指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。

爾時，世尊知大目犍連說法竟，起身正坐，繫念在前，告大目犍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目犍連為人說此經法，多所饒益，多所過度，長夜安樂諸天世人。」(T2, 316b~c)

佛陀讚嘆目犍連善於說法：「多所饒益，多所過度，長夜安樂諸天世人。」在《阿含經》中，神通第一的目犍連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是佛陀的左右手，是弘揚佛法的「法將」，可惜這種能夠「長夜安樂諸天世人」的法將再也找不到了。

三、維摩詰教迦葉尊者如何乞食

接著，佛陀告訴大迦葉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大迦葉說：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」因為迦葉尊者昔日在貧里行乞時，維摩詰來告訴他當如何行乞。茲摘錄如下：

我昔於貧里而行乞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「大迦葉！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捨**豪富從貧乞**。迦葉！住平等法，應次（第）行乞食，**為不食故，應行乞食**；為壞和合相故，應取揣食；**為不受故**，應受彼食。**以空聚想**，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與盲等，所聞聲與響等，所嗅香與風等，所食味不分別，…迦葉！若能**不捨八邪**，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，**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**。…迦葉。若如是食，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」…是故不堪任詣彼問疾。(T.14, 540b)

在這段經文中，維摩詰教導迦葉尊者說：「為不食故，應行乞食…為不受故，應受彼食。…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。」在四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陀絕不會說這種華而不實、不切實際的理論，請看以下諸經，佛陀如何教導弟子們「乞食」。

在《雜阿含 236 經》（清淨乞食住經）中，佛陀教導舍利弗當如何乞食，茲摘錄如下：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，當如是學：若入城時，若行乞食時，若出城時，當作是思惟：『我今眼見色，頗起欲、恩愛、愛念、（染）著不？』

舍利弗！比丘作如是觀時，若眼識於色，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，堪能繫念修學。譬如有人，**火燒頭衣**，為盡滅故，當起增上方便，勤教令滅。彼比丘亦復如是，當起增上勤欲方便，繫念修學。

若比丘觀察時，若於道路，若聚落中行乞食，若出聚落，於其中間，眼識於色，無有愛念染著者，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，繫念修習，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，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。」(T.2, 57b)

由上述的《清淨乞食住經》可知，佛陀所說的「清淨乞食」與維摩詰所說的「當如何乞食」大異其趣。雖然經中的聽法者是舍利佛而非迦葉尊者，然而無論聽眾是誰，乞食時，皆應如佛陀所教導的「眼識於色，無有愛念染著」，當守護六根，使六根清淨，不應有「愛念染著」。

另外，在《雜阿含 1173 經》，佛陀教導「多聞聖弟子」當如何乞食，原文如下：

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，若依聚落城邑而住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其身，善執其心，正念安住，正念而行，正念明目，正念觀察。所以者何？莫令利刺傷聖法律。

云何利刺傷聖法律？謂可意、愛念之色，是名利刺傷聖法律。(T.2, 314a~b)

佛陀一再強調，乞食時，除了要挨家挨戶的次第乞食，還須具足威儀，「善護其身，善執其心，正念安住，正念而行」，如此守護六根，聖法律才不會被「可意、愛念之色」所刺傷。

另外，在《雜阿含 708 經》，佛陀說：

有愚癡士夫，依止聚落城邑，晨朝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不善護身，不守根門，不攝其念，觀察女人少壯好色而生染著，不正思惟，心馳取相，趣色欲想，為欲心熾盛，燒心燒身，返俗還戒而自退沒；厭離俗務，出家學道而反染著，增諸罪業而自破壞，沉翳沒溺。(T.2, 190a)

由上可知，佛陀說：入村乞食時，必須「守護根門，正念正知」，才不會被染著，才不會「增諸罪業，沉翳沒溺。」迦葉尊者是年高德邵的長老上座，佛陀尚且讓「半座」給他²⁰，可見他在僧團的地位是多麼崇高，如前文提到：

迦葉對曰：「我今不從如來教，所以然者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然辟支佛盡行阿練若，到時乞食，不擇貧富，一處一坐，終不移易。」

從這段經文得知，迦葉尊者說：「到時乞食，不擇貧富，」維摩詰說迦葉尊者「捨豪富從貧乞」，恐非事實。佛陀時代，凡是出家已久的弟子，都知道要如何乞食，「頭陀第一」的迦葉尊者豈有不知「當次第乞食，不擇貧富」之理。

²⁰ 在《雜阿含 1142 經》提到：爾時，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摩訶迦葉：「善來迦葉！於此半座。我今竟不知誰先出家，汝耶？我耶？」彼諸比丘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並相謂言：「奇哉！尊者！彼尊者摩訶迦葉，大德大力，大師弟子，請以半座。」(T.2, 302a)

四、維摩詰教須菩提尊者如何取食

接著，佛陀要須菩提前往問疾，須菩提也拒絕前往，茲摘錄原文如下：

「憶念我昔入其舍乞食，時，維摩詰取我鉢，盛滿飯，謂我言：『唯，須菩提！若能於食等者，諸法亦等；諸法等者，於食亦等，如是行乞乃可取食。

若須菩提！不斷婬怒癡，亦不與俱；不壞於身而隨一相；不滅癡愛，起於明脫。以五逆相而得解脫，亦不解不縛。不見四諦，非不見諦；非得果，非不得果。非凡夫，非離凡夫法；非聖人，非不聖人。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

若須菩提！不見佛，不聞法。彼外道六師：富蘭那迦葉…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

若須菩提！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。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。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。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不名福田，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…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』時我，世尊！聞此語，茫然不識是何言。…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(T.14,540c)

上述經文提到：須菩提聽了維摩詰說法後，「茫然不識是何言」，因為本經的作者刻意貶低阿羅漢的地位，所以故意說了一些讓人聽了瞠目結舌的「異端」，例如維摩詰說：「彼外道六師…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」，這種言論豈非「異端」？

而其他言論，如「不斷婬怒癡，亦不與俱…不滅癡愛，起於明脫。以五逆相而得解脫，亦不解不縛。不見四諦，非不見諦；非得果，非不得果。」這種虛浮不實的言論對修行無益，非關生死，無益解脫，連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圓滿具足的須菩提尊者聽了都「茫然不識是何言」，我等凡夫讀之何益？

有關須菩提尊者的生平、行誼，在四部《阿含經》並不多見，茲摘錄如下：

在《中阿含 169 經》（[拘樓瘦無諍經](#)）提到：

「知諍法及無諍法已，棄捨諍法，修習無諍法，汝等當學。如是，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，於後知法如法。」(T.1, 703c)

在《增一阿含》卷第三，第 8 經提到：

我聲聞中第一比丘，…恒樂空定，分別空義，所謂須菩提比丘是；志在空寂，微妙德業，亦是須菩提比丘。(T.1, 558b)

在《增一阿含》中，佛陀稱讚須菩提尊者是「解空第一」²¹的比丘。「解空第一，**知法如法**」的須菩提尊者豈不知取食時，除了「飲食知量」外，當保持「正念正知」，「於飲食嚼嚙，皆正知之」，何須勞駕維摩詰來教導他「如何取食」。

五、維摩詰教富樓那尊者如何說法

繼須菩提之後，佛陀接著要富樓那前往問疾，富樓那婉拒前往，茲摘錄原文如下：

「憶念我昔於大林中，在一樹下，為諸新學比丘說法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富樓那！**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**。…當知是（此）比丘心之所念。…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徑，無以大海內（納）於牛跡，無以日光等彼螢火。富樓那！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中忘此意。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！我觀小乘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。』
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識宿命，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時豁然還得本心。…時維摩詰因為說法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。我念聲聞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。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（T.14, 540c~541a）

由上文得知，維摩詰要求富樓那尊者「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」除了維摩詰，大概沒有人有此要求，如果聽法者眾，如何可能入定一一觀察聽眾之心，這是非常不切實際，不合理的要求。佛陀教導弟子們說法，從來不曾要求他們「先入定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」何況是要求「能廣說法，分別義理」²²的富樓那尊者。

經中提到：「我觀小乘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。」維摩詰眼中的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」的小乘，應該包括舍利弗、目犍連這兩位「法將」，他們是佛陀歡喜讚嘆的對象，而在本經作者的眼中，卻是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」，本經作者果真是嚴重詆毀「多聞聖弟子」。

富樓那的巴利文是 Puñña-Mantāṇīputta，意為滿慈子、滿願子。富樓那長於辯才，善於說法及分別義理，由於聽聞富樓那說法而解脫得度者，多達數萬人，故被譽為「說法第一」。在《增一阿含經》中提到：

（世尊）又問：「汝等頗見滿願子比丘不乎？」諸比丘對曰：「唯然，見之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。」（T.2,795c）

²¹ 見《增一阿含》卷第四十六，第3經（T.2,795c）。

²² 能廣說法，分別義理：是佛陀讚美富樓那尊者的話。（T.2, 557c）

可見佛陀對善於說法度眾的富樓那尊者是相當肯定的，豈須維摩詰來教他如何說法。

六、維摩詰教迦旃延尊者如何說法

繼富樓那之後，接著佛陀要摩訶迦旃延前往維摩詰處問疾，迦旃延也婉拒了。茲摘錄經文如下：

迦旃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，我即於後，敷演其義：謂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²³。

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迦旃延！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。迦旃延！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。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，是苦義。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於我、無我而不二，是無我義。法本不然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』…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(T.14, 541a)

上述經文，維摩詰解說「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」與佛陀的解說大相逕庭，若不與《阿含經》或南傳大藏經的五部《尼柯耶》²⁴的內容相比較，則不知大乘經典的浮誇、不切實際。在《雜阿含》第1經（無常經）中，佛陀解說「無常」是多麼的鞭辟入裡。茲摘錄如下：

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當觀色無常，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見；正見者則生厭離，厭離者喜貪盡，喜貪盡者說心解脫。如是觀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如是觀者，則為正見；正見者則生厭離，厭離者喜貪盡，喜貪盡者說心解脫。如是，比丘！心解脫者，若欲自證，則能自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如觀無常，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復如是。」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(T.2, 1a)

佛陀說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的，因為色蘊會壞滅、衰敗，所以是無常的，也是苦的，也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（非我）。有關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」的理論，《雜阿含經》有詳細的解說，此處不遑多論，有興趣者請閱讀《雜阿含經》。

摩訶迦旃延，或稱大迦旃延，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。佛陀滅度後，迦旃延仍從事教化，屢與外道論戰，於佛陀弟子中，稱「論議第一」，例如在《雜阿含 447

²³ 寂滅：或譯為「寂靜」。此處的寂滅，當指涅槃寂滅，指一切煩惱都止息了，為「三法印」之一。三法印：指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。

²⁴ 五部《尼柯耶》(Nikaya)：指「長部、中部、增支部、相應部、小部」經典。

經》提到迦旃延尊者能「分別諸經，善說法相。」²⁵

從《雜阿含 255 經》的故事中得知，迦旃延尊者是多麼的善於說法，茲摘錄如下：

摩訶迦旃延語婆羅門言：「汝能問我善守護門義，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守護門義。多聞聖弟子，眼見色已，於可念色，不起緣著；（於）不可念色，不起瞋恚，常攝其心，住身念處，無量心解脫、慧解脫如實知。…如眼及色；耳聲，鼻香，舌味，身觸，意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魯醯遮婆羅門言：「奇哉！摩訶迦旃延！我問守護門義，即為我說守護門義。譬如士夫求毒藥草，反得甘露，今我如是，瞋恚而來，至此座坐，而摩訶迦旃延以大法雨，雨我身中，如雨甘露。」（T.2, 64a~b）

在上文中，迦旃延能以大法雨，讓「瞋恚而來」的魯醯遮婆羅門，聽完迦旃延說法後，「如雨甘露」，歡喜而去。「論議第一，能分別諸經，善說法相」的迦旃延尊者，豈須維摩詰來教他如何說法。

七、維摩詰教導阿那律尊者天眼所見為何

繼迦旃延之後，接著佛陀要阿那律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，阿那律也婉拒了。茲摘錄經文如下：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，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問我言：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？我即答言：『仁者！吾見此釋迦牟尼佛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』」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阿那律！天眼所見為作相²⁶耶？無作相耶？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；若無作相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』世尊！我時默然。…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（T.14, 541a~b）

上述經文提到：天眼所見若是「作相」，則與外道五通等。「天眼」是與外道共的五通之一，只是境界有所不同，外道的天眼無法如阿那律尊者一般，能「見此釋迦牟尼佛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」所以維摩詰不應說：「假使

²⁵ 分別諸經，善說法相：見《雜阿含 447 經》（T.2, 115b）。

²⁶ 作相：應指「有為法」，因為後文提到「無作相即是無為」。

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」，畢竟「天眼第一」的阿那律是實至名歸，而非浪得虛名。

又經中提到：「若無作相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」既然「無作相」係「無為」法，當然「不應有見」。維摩詰經的作者為了教導、貶低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，故多此贅語。

有關阿那律的生平，可參閱《雜阿含經》三十〈阿那律相應〉535 至 545 經，其中《雜阿含 538 經》記載阿那律如何獲得天眼，茲摘錄如下：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大目犍連：「我於四念處，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為四？內身身觀繫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除世間貪憂…是名四念處修習多修習，成此大德神力，於千須彌山，以少方便，悉能觀察。如明目士夫，登高山頂，觀下千多羅樹林。」(T2, 140a)

在《雜阿含 539 經》中敘述阿那律尊者，以清淨的天眼，「見諸眾生，死時生時，善趣惡趣。」茲摘錄如下：

尊者阿那律語尊者阿難：「我於此四念處，修習多修習，少方便，以淨天眼，過於人眼，見諸眾生，死時生時，好色惡色，上色下色，善趣惡趣，隨業受生，皆如實見。此諸眾生，身惡行，口意惡行，誹謗賢聖，邪見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。如是眾生，身善行，口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成就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天上。」(T2, 140b)

由上可知，阿那律尊者如何以淨天眼，「見諸眾生死時生時，…善趣惡趣，隨業受生，皆如實見。」本經作者刻意貶低阿那律尊者的「天眼」，而效果似乎不佳，無損於阿那律「天眼第一」的稱譽。

八、維摩詰教優波離尊者如何奉律

接著，佛陀要優波離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，優波離婉拒了。茲摘錄經文如下：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來問我言：『唯優波離！我等犯律，誠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願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』我即為其如法解說。

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優波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，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，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…如優波離！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』

我言：『不也。』

維摩詰言：『一切眾生，心相無垢，亦復如是。唯優波離！妄想是垢，無妄想是淨。顛倒是垢，無顛倒是淨。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優波離！一切法生滅不住，如幻如電；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。諸法皆妄見，如夢如炎，如水中月，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，其知此者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是名善解。』…故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(T.14, 541b~c)

優波離精於戒律，持戒嚴謹，被譽為「持律第一」。在《雜阿含 447 經》中，佛陀也讚嘆優波離尊者「通達律行」²⁷。佛陀入滅後，第一次經典結集時，由優波離尊者誦出律部。既然是十大弟子中「持戒第一」的大阿羅漢，當然也是本經作者貶損的對象。

上述經文提到：有二比丘犯律行，阿那律尊者已為他們「如法解說」，而維摩詰卻對阿那律尊者說了一些與戒律無關的門外話，例如：「妄想是垢，無妄想是淨；顛倒是垢，無顛倒是淨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…諸法皆妄見，如夢如炎，如水中月，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，其知此者是名奉律。」這些言論與「持戒」何干？維摩詰意欲教導持戒第一的大阿羅漢，何患無辭？然而卻無損於優波離尊者「持戒第一」的清譽。

九、維摩詰教羅睺羅尊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

接著，佛陀要羅睺羅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，羅睺羅婉拒了。茲摘錄經文如下：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。憶念昔時，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問我言：『唯，羅睺羅！汝佛之子，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，其出家者有何等利？』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羅睺羅！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。所以者何？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。有為法者，可說有利有功德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。羅睺羅！出家者無彼無此，亦無中間。離六十二見，處於涅槃。智者所受，聖所行處，降伏眾魔，度五道，淨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。不惱於彼，離眾雜惡，摧諸外道。超越假名，出淤泥，無繫著，無我所，無所受，無擾亂。內懷喜，護彼意。隨禪定，離眾過，若能如是是真出家。』

…維摩詰言：『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…。』…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』(T.14, 541c)

²⁷ 《雜阿含 447 經》，T.2, 115b.

由上文可知，羅睺羅為毘耶離諸長者子如法「說出家功德之利」，而好為人師的維摩詰又「突然」出現，來教導羅睺羅「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」。上文又說：「夫出家者為無為法」，這是嚴重的錯誤，無為法與「有為法」是相對的，指涅槃，所以「出家」並非無為法。

上述經文又說：「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...。」只要發菩提心「是即出家」，這種話大概只有維摩詰講得出來，荒謬至極！

此外，毘耶離諸長者子只問羅睺羅：「出家者有何等利？」羅睺羅已為諸長者子解說「出家功德之利」，而維摩詰把話題扯遠了，提到「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」、「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」，離題遠甚，因為長者子並未問及：「何為出家？何謂真出家？」

羅睺羅自幼即出家，且為十大弟子中「密行第一」的大阿羅漢，豈不知出家有何功德！

十、維摩詰教阿難尊者莫為佛陀乞牛乳

接著，佛陀要阿難尊者前往維摩詰處問疾，阿難婉拒了。茲摘錄經文如下：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。

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阿難！何為晨朝持鉢住此？』

我言：『居士！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故來至此。』

維摩詰言：『止！止！阿難！莫作是語，如來身者金剛之體，諸惡已斷，眾善普會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默往阿難！勿謗如來，莫使異人聞此麁言，無令大威德諸天，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，得聞斯語。阿難！轉輪聖王以少福故，尚得無病，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！

行矣阿難！勿使我等受斯恥也，外道梵志若聞此語，當作是念：「何名為師？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。」

仁者可密速去，勿使人聞。當知阿難！諸如來身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。佛為世尊，過於三界；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。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如此之身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」…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(T.14, 542a)

在《阿含經》中記載，佛陀數次身體欠安，要弟子代為說法或代為敷座，如前文提到的，在《雜阿含 1176 經》中記載，佛陀因為「背疾」，請目犍連代為說法。

在《長阿含》第 2 經，《遊行經》提到，佛陀吃了周那供養的栴檀樹耳而生

病，原文如下：

如來患甚篤，壽行今將訖，雖食栴檀耳，而患猶更增，
抱病而涉路，漸向拘夷城。

爾時，世尊即從座起，小復前行，詣一樹下，又告阿難：

「吾背痛甚，汝可敷座。」(T.1, 18c~19a)

在《雜阿含 727 經》也提到世尊患背疾，要阿難尊者幫世尊敷鬱多羅僧（袈裟），以便休息。原文如下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力士聚落人間遊行，於拘夷那竭城、希連河中間住，
於聚落側，告尊者阿難：「令四重襞疊，敷世尊鬱多羅僧（袈裟），我今背疾，欲
小臥息。」(T.2, 195c)

另外，在《雜阿含 1181 經》也提到世尊患背痛，世尊要優波摩尊者至天作
婆羅門處乞牛乳，原文如下：

爾時，世尊患背痛，告尊者優波摩：「汝舉衣鉢已，往至天作婆羅門舍。」…
暖水洗之，酥蜜作飲，世尊背疾即得安穩。(T.2, 319b)

由上述諸經可知，佛陀的色身是四大假合而成，所以也會生病，也會流血，
所以當提婆達多以巨石砸傷佛陀的腳趾時，佛陀的腳趾也會受傷流血，²⁸並非如
維摩詰所說的「如來身者金剛之體…當有何疾？」這是嚴重扭曲事實，與南傳大
藏經和《阿含經》的記載相違背。

而「法身」之說也大有問題，佛陀時代的「法身」，意指佛陀的教法(teaching)，
如「五分法身」係指：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。而「戒、定、
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」正是佛陀的教法。例如，在《增一阿含經》的〈序品〉中
提到：

釋師出世壽極短，肉體雖逝法身在；

當令法本不斷絕，阿難勿辭時說法！(T.2, 549c)

此處的「法身」很明顯的是指「佛陀的教法」，所以「當令法本不斷絕」，
請阿難「勿辭時說法」。

另外，在《增一阿含經》卷第二十九，第 3 經，《在牛角林言志》中提到：

「己身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脫成就、解脫見慧成就；復能教人
成此五分法身。」(T.2, 711b~c)

²⁸ 在《增一阿含經》中提到：「爾時，石碎，一小片石，著如來足，即時出血。爾時，
世尊見已，語提婆達兜曰：『汝今復興意，欲害如來，此是第二五逆之罪。』」(T.2.803b)

由上述經文「教人成此五分法身」，可知「法身」是可以用來「教人」的，是佛陀所說的教法。

另外，在《增一阿含經》卷第二十九，第 5 經，《當念戒德具足》中又提到：
「若有比丘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便為天、龍、鬼神所見供養，可敬可貴，天、人所奉，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，是世福田，無能過者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（T.2, 712b~c）

所以上述經文中，維摩詰說：「諸如來身即是法身」，這與早期佛教的「法身觀」相違背。大乘佛教興起後，「佛身觀」有了巨大的轉變，有圓滿「報身」，清淨「法身」，和千百億「化身」三種佛身，只是這種「佛身觀」離四部《阿含》和南傳佛教的教理遠甚。

維摩詰居士除了教導十大弟子外，也教導過其他五百大弟子，所以在〈弟子品〉又提到：接著五百大弟子，各各向佛陀說其本緣，並稱述維摩詰所言，全說「不堪任詣彼問疾。」（T.14, 542a）

結論：

熟諳佛法流變的人都知道：佛陀時代無大小乘之分，無顯密之別，西元一世紀前後，大乘佛教興起，把「聲聞僧」貶為小乘，於是乎佛陀的一千二百五十位阿羅漢全成了「小乘」，連「法將」舍利弗、目犍連都成為貶損的對象，更遑論其他阿羅漢了，可見本經「叱小」的旨趣非常明顯。

在四部《阿含經》和南傳的五部《尼柯耶》全無「大乘、小乘」之詞，因為佛陀說法時，從不曾說：「我現在說的是小乘經典或大乘經典」，因為佛陀時代根本無所謂的「大乘法、小乘法」之分。而本經一再出現「大乘、小乘」之稱，可見本經並非佛說，是後人編纂的，茲舉數例如下：

「無得發起以小乘法，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徑；無以大海，內於牛跡；無以日光，等彼螢火。富樓那！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。我觀小乘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。」（T.14, 541a）

「說除難法，度八難者；以大乘法，度樂小乘者。以諸善根，濟無德者；常以四攝，成就眾生。」（T.14, 553a）

「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。觀諸法虛妄，無牢無人，無主無相。」（T.14, 554c）

「我等何為永絕其根，於此大乘已如敗種。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。」（T.14, 547a）

許多佛教徒「教理不通」，不知道證了三果的阿那含聖者已經「心解脫」，只是尚未斷除「色愛、無色愛，掉舉、慢、無明」等五上分結，而心解脫的聖者是不會哭泣的，因為會哭泣表示尚未解脫。

上述經文提到：「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。」這三句話真是浮誇至極，證了三果的阿那含和四果阿羅漢，已經「心解脫」，不會哭泣，也不可能哭泣，只有徒發菩提心，尚未解脫的凡夫才會「涕淚悲泣」。

讀了《維摩詰所說經》才深深體悟，為何佛教在十二世紀會在印度消失，因為大乘佛教興起後，空有理論，缺乏修行的次第與法門，沒有修證的大乘行者，不知要把眾生度往何處？想必依然在六道中輪迴。

很明顯的，在本經中，維摩詰特別喜歡教導那些「多聞聖弟子」以及五百大弟子，而這些阿羅漢已經究竟解脫，無須勞駕維摩詰去教導他們；而那些仍在生死輪迴的凡夫，那些「未度者，未解脫者，未涅槃者」，維摩詰卻不去度化他們，由此可知，本經作者的心態非常明顯，即是藐視「多聞聖弟子」。

每回讀《阿含經》，總會生歡喜心、恭敬心，例如，佛陀要舍利弗廣度眾生：「諸未度者當令得度，諸未脫者當令得脫，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。」令眾生得解脫，令得涅槃，談何容易？然而佛陀時代的「聲聞僧」仍戮力以赴，積極的在渡化眾生。大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、富樓那、迦梅延、阿難尊者等「多聞聖弟子」的典範仍在，吾人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。

